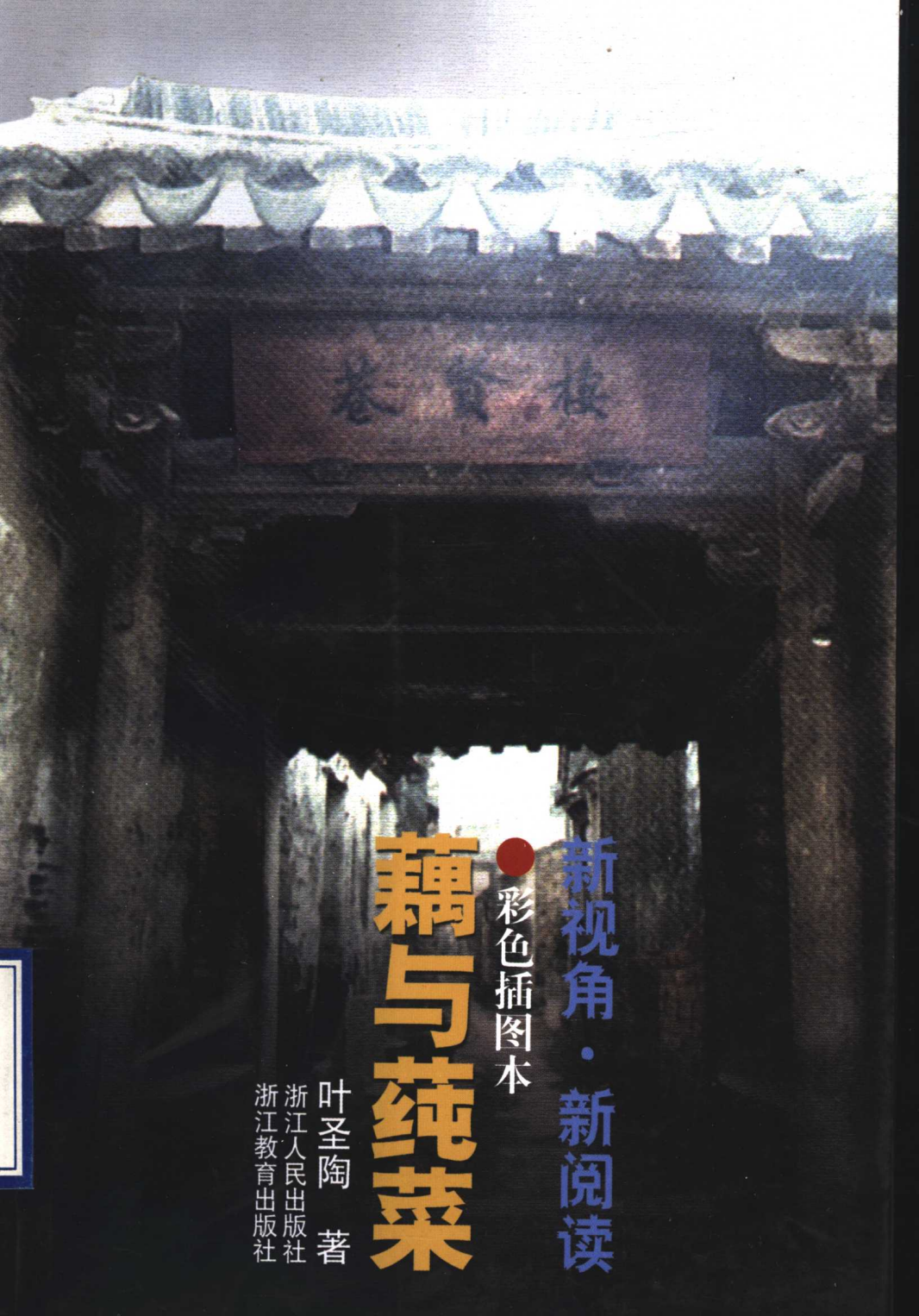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樓黃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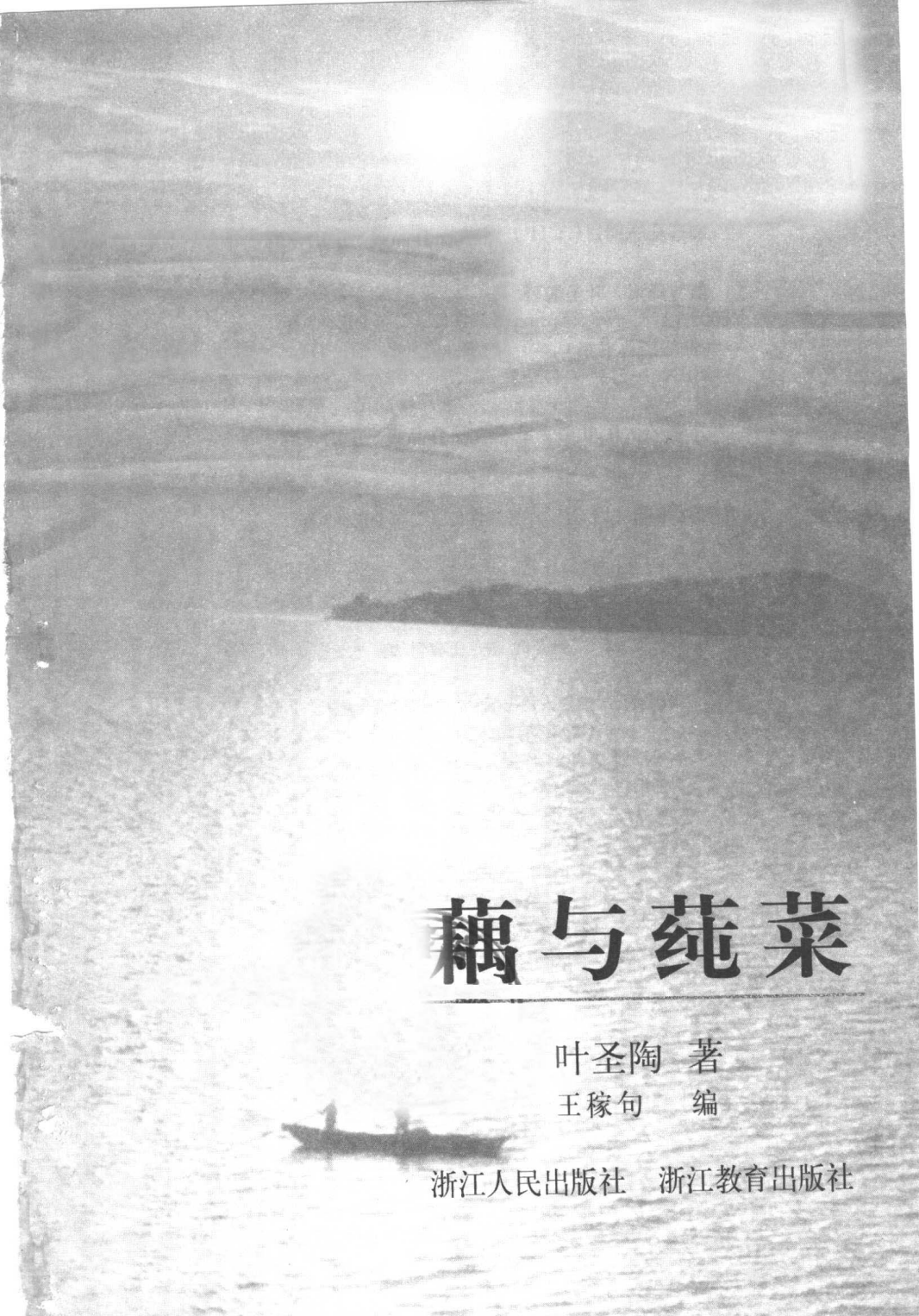
新视角·新阅读

● 彩色插图本

藕与莼菜

叶圣陶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浙江教育出版社



藕与莼菜

叶圣陶 著
王稼句 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藕与莼菜 / 叶圣陶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
2002.12

(世纪经典书系)

ISBN 7-213-02495-7

I.藕… II.叶…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2683 号

藕与莼菜

叶圣陶 著 王稼句 编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丛书策划 周游工作室

责任编辑 高亚鸣

封面设计 顾 页

责任校对 朱晓阳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
制 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
(杭州学院路 168 号)。
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
(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)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4

字 数 8 万

印 数 1-8000

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
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13-02495-7

定 价 13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叶圣陶（1894—1988），中国作家、教育家、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。原名叶绍钧，字圣陶，江苏苏州人。1914年开始文学创作，为文学研究会、中国新诗社发起人之一。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开明书店编辑，建国后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、教育部副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隔膜》《火灾》《线下》《城中》《未厌集》，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，散文集《未厌居习作》《小记十篇》，童话《稻草人》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。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社会人生内容和清淡隽永的情趣。



目 录

藕与莼菜 / 1

卖白果 / 5

深夜的食品 / 9

我们的意思 / 14

“五卅”纪念与苏州 / 19

苏州“光复” / 23

说书 / 26

昆曲 / 32

三种船 / 38

过节 / 53





目 录

记游洞庭西山 / 56

假山 / 67

游了三个湖 / 75

刺绣和缂丝 / 87

《角直闲吟图》题记 / 95

俞曲园先生和曲园 / 106

新发行的拙政园邮票 / 110

来自故乡的礼品 / 116

后记 / 121



藕与莼菜

同朋友喝酒，嚼着薄片的雪藕，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。若在故乡，每当新秋的早晨，门前经过许多乡人：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肌肉突起，躯干高大且挺直，使人起健康的感觉；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老头巾，虽然赤脚，却穿短短的夏布裙，躯干固然不及男的那样高，但是别有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致；他们各挑着一副担子，盛着鲜嫩的玉色的长节的藕。在产藕的池塘里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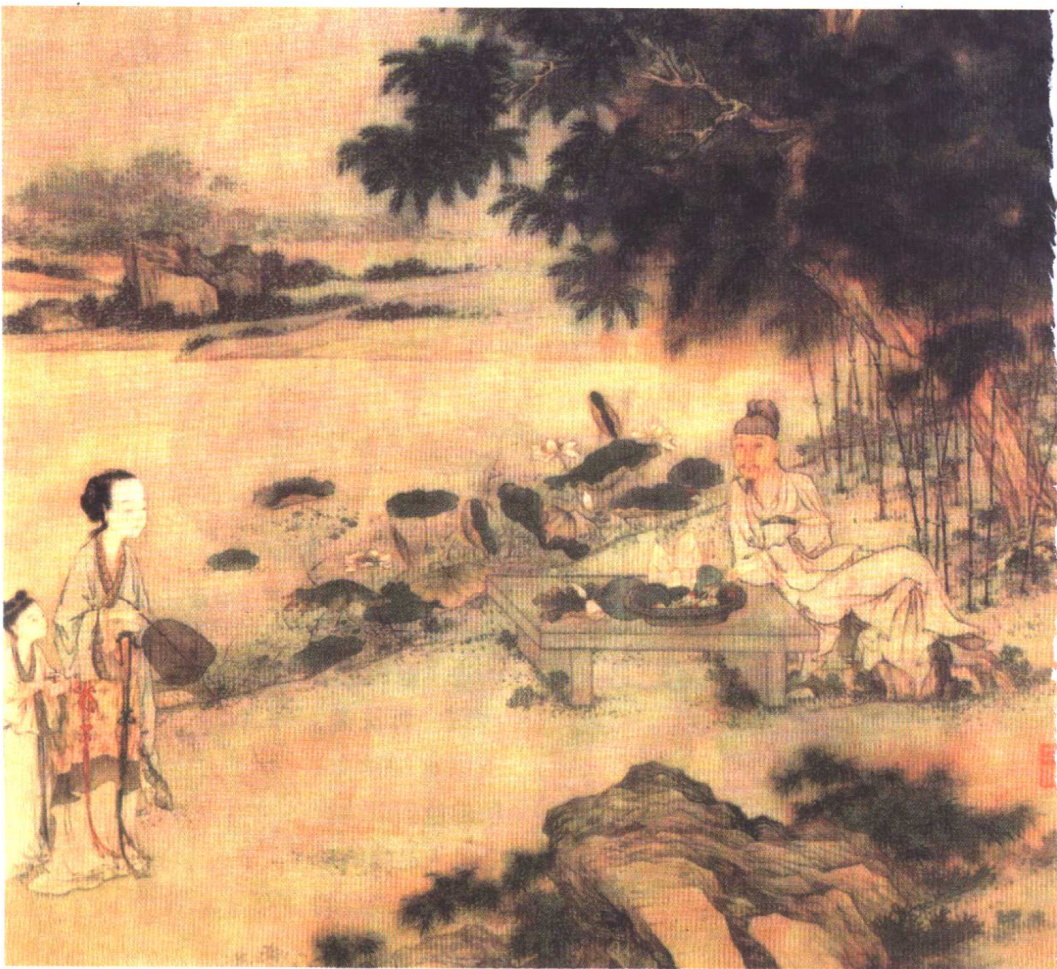
苏州塘藕 / 唐代即为贡品，晚近以黄天荡、杨枝荡所出最佳，名满江南。



河边，他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濯，所以这样洁白。仿佛他们以为这是供人品味的珍品，这是清晨的画境里的重要题材，倘若涂满污泥，就把人家欣赏的浑凝之感打破了；这是一件罪过的事，他们不愿意担在身

洗藕





金廷标《莲塘纳凉图》/自古以来，藕就是新秋消暑隽品，爽若鸭梨，味极清冽，古人有“公子调冰，佳人雪藕”之说。

上，故而先把它们洗濯得这样洁白，才挑进城里来。他们要稍稍休息的时候，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，自己坐在上面，随便拣择担里过嫩的“藕枪”或是较老的“藕朴”，大口地嚼着解渴。过路的人就站住了，红衣衫的小姑娘拣一节，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支。清淡的甘美的滋味于是普遍于家家户户了。这样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课，

直到叶落秋深的时候。

在这里上海，藕这东西几乎是珍品了。大概也是从我们故乡运来的。但是数量不多，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硕腹巨贾的帮闲茶房们把大部分抢去了；其余的就要供在较大的水果铺里，位置在金山苹果吕宋香芒之间，专待善价而沽。至于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的，也并不是没有，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和腿，就是涩得像未熟的柿子，实在无从欣羡。因此，除了仅有的一回，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。

这仅有的一回不是买来吃的，是邻舍送给我们吃的。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，是从故乡来的亲戚带来的。这藕离开它的家乡大约有好些时候了，所以不复呈玉样的颜色，却满被着许多锈斑。削去皮的时候，刀锋过处，很不爽利。切成片送进嘴里嚼着，有些儿甘味，但是没有那种鲜嫩的感觉，而且似乎含了满口的渣，第二片就不想吃了。只有孩子很高兴，他把这许多片嚼完，居然有半点钟工夫不再作别的要求。

想起了藕就联想到莼菜。在故乡的春天，几乎天天吃莼菜。莼菜本身没有味道，味道全在于好的汤。但是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，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。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，石埠头总歇着一两条没篷的船，满舱盛着莼菜，是从太湖里捞来的。取得这样方便，当然能日餐一碗了。

而在这里上海又不然，非上馆子就难以吃到这东西。我们当然不上馆

莼菜 / 以太湖及杭州西湖、萧山湘湖所出者为最，香嫩柔滑，滋味肥美，张翰有“莼鲈之思”之事，陆机有“千里莼羹”之典，得一尝者，无不称绝。





太湖莼菜

子，偶然有一两回去叨扰朋友的酒席，恰又不是莼菜上市的时候，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。直到最近，伯祥的杭州亲戚来了，送他瓶装的西湖莼菜，他送给我一瓶，我才算也尝了新。

向来不恋故乡的我，想到这里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。我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？再一思索，实在很浅显：因为在故乡有所恋，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，就萦系着不能割舍了。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，知心的朋友在那里，怎得不恋恋？怎得不怀念？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么？不是的，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把我们牵系着罢了。若无所牵系，更何所恋念？像我现在，偶然被藕与莼菜所牵系，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。

所恋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。

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作

卖白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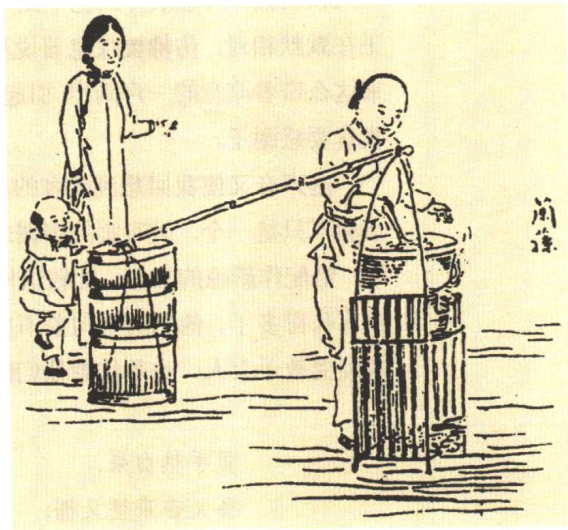
总弄里边不知不觉笼上昏黄的暮色，一列电灯亮起来了。三三两两的男子和妇女站在各弄的口头，似乎很正经的样子，不知在谈些什么。几个孩子，穿鞋没拔上跟，他们互相追赶，鞋底擦着水门汀地，作“替替”的音响。

这时候，一个挑担的慢慢地走进弄来，他向左右观看，顿一顿再向前走两三步。他探认主顾的习惯就是如此；主顾确是必须探认的，不在，挑着担子出来难道是闲耍么？走到第四弄的口头，他把担子歇下来了。我们试看看他的担子。后头有一个木桶，盖着盖子，看不见

卖白果（选自
《图画日报》）

盛的是什么东西。前头却很有趣，装着个小小的炉子，同我们烹茶用的差不多，上面承着一只小镬子；瓣状的火焰从镬子旁边舔出来，烧得不很旺。在这暮色已浓的弄口，便构成个异样的情景。

他开了镬子的





生炒热白果
(选自老香烟牌子)

盖子，用一片蚌壳在镬子里拨动，同时不很协调地唱起来了：“新鲜热白果，要买就来数。”发音很高，又含有急促的意

味。这一唱影响可不小，左弄右弄里的小孩子陆续奔出来了，他们已经神往于镬子里的小颗粒，大人在后面喊着慢点儿跑的声音，对于他们只是微茫的喃喃了。

据平昔的经验，听到叫卖白果的声音时，新凉已经接替了酷暑；扇子虽不至于就此遭到捐弃，总不是十二分时髦的了；因此，这叫卖声里似乎带着一阵凉意。今年入秋转热，回家来什么也不做，还是气闷，还是出汗。正在默默相对，仿佛要叹息着说莫可奈何之际，忽然送来这么带着凉意的一声两声，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，我真要感谢了。

这声音又使我回想到故乡的卖白果的。做这营生的当然不只是一个，但叫卖的声调却大致相似，悠扬而轻清，恰配作新凉的象征；比较这里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有味得多了。他们的唱句差不多成为儿歌，我小时候曾经受教于大人，也摹仿着他们的声调唱：

烫手热白果，
香又香来糯又糯；

一个铜钱买三颗，
三个铜钱买十颗。
要买就来数，
不买就挑过。

这真是粗俗的通常话，可是在静寂的夜间的深巷中，这样不徐不疾，不刚劲也不太柔软地唱出来，简直可以使人息心静虑，沉入享受美感的境界。本来，除开文艺，单从声音方面讲，凡是工人所唱的一切的歌，小贩呼唤的一切叫

卖声，以及戏台上红面孔白面孔青衫长胡子所唱的戏曲，中间都颇有足以移情的。我们不必辨认他们唱的是些什么话，含着什么意思，单就那调声的



银杏树 / 叶圣陶谈白果，更有悠远的回忆，他教过书的角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校园内，有一株高大的银杏树，秋来结实，便有银杏子（白果）可吃。他曾将这株银杏树写入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。



抑扬徐疾送渡转折等等去吟味；也不必如考据家内行家那样用心，推究某种俚歌源于什么，某种腔调是从前某老板的新声，特别可贵；只取足以悦我们的耳的，就多听它一会；这样，也就可以获得不少赏美的乐趣。如果歌唱的也就是极好的文艺，那当然更好，原是不待说明的。

这里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所以不及我故乡的，声调不怎么好自然是主因，而里中欠静寂，没有给它衬托，也有关系。全里的零零碎碎的杂声，里外马路上的汽车声，工厂里的机器声，搅和在一起，就无所谓静寂了。即使是神妙的音乐家，在这境界中演奏他生平的绝艺，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，何况是不足道的卖白果的叫卖声呢。

但是它能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，总是可以感谢而且值得称道的。

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作

深夜的食品

里的总门虽然在九点钟光景关上了，总门上的小门，仅容一个人出入的，却终夜开着。房主以为这是便利住户的办法，随便什么时候要进要出都可以；门口就有看门人睡在那里，所以疏失是不至于有的。这

想法也许不错，随时可以进出确实便利；然而里里边却出了好几回疏失，贼骨头带着住户的东西走了。这是由于小门开着的便利，固然不能确凿断定。

我想有一些人必然感激这小门的开着，是不容怀疑的，那就是挑售食品的小贩们。我中夜醒来（这是难得



骆驼担 / 担卖小食的都挑骆驼担，两端均为落地竹榻状，中间挑起，一端下为炉锅，上置各种调料；一端下存柴禾杂物，上放碗匙及食品生坯，担状如骆驼，故以得名。夜晚多挂灯笼或小风灯，手敲竹梆沿街唤卖，至夜深人静方歇。



上海弄堂内食担旧影



卖茶叶蛋旧影 / 当年在苏州、上海等地，茶叶蛋等食品是每晚必来的，供悠悠深夜中各色人等消闲、点饥，也是街巷里弄间的温馨记忆。

的事)，总听见他们的叫卖声：“五香茶叶蛋！”“火腿热粽子！”“五香豆腐干！”“桂花白糖莲心粥！”还有些是广东人呼喊的，用心细辨也辨不清，只听见一连串生疏的声音而已。这时候众喧已息，固然有些骨牌声、笑语声、儿啼声在那里支持残局，表示这里里的人还没有全部入睡，但究竟不比白天的世界了。这些叫卖声大都是沙哑的；在这样的境界里传送过来，颤颤地，寂寂地，更显出这境界的凄凉与空虚。从这些声音又可以想见发声者的形貌，枯瘦的身躯，耸起的鼻子与颧颊，失神的眼睛，全没有血色的皮肤；他们提着篮子或者挑着担子，举起一步似乎提起一块石头，背脊是弯得像弓了。总之，听了这声音就会联想到《黑籍冤魂》里的登场人物。

有卖东西的，总有吃东西的。谁在深夜里还买这些东西吃呢？这可以断然回答，决不是我们。我家向来是

早睡的，至迟也不过十一点钟（当然也是早起的）。自从搬到乡下去住了三年，沾染了鄙野的习俗，益发实做其太古之民了。太阳还照在屋顶，我们就吃晚饭；太阳没了，我们就“日入而息”，灯自然要点一点的，然而只有一会儿工夫。近来搬到这文明的地方上海来住，论理总该有点进步，把鄙野的习染洗刷去一部分，但是我们的习染几乎化为本性了；地方虽然文明，与我们的鄙野全不相干，我们还是早吃晚饭早睡觉。有时候朋友来访，我们差不多要睡了，就问他们：“晚饭吃过了吧？”谁知他们回答得很妙：“才吃过晚点，晚饭还差两三个钟头呢。”这使我惭愧了，同时才想起他们是久居上海的，习染自然比我们文明得多。像我们这样的情形，决不会特地耽搁了睡觉，等着买五香茶叶蛋等等东西吃的；更不会一听到叫卖声就从床上爬起来，开门出去买。所以半夜的里里虽然常常颤颤地寂寂地喊着什么什么东西，而我们决非他们的主顾。

那么他们的主顾是谁呢？我想那些神经不衰，通宵打牌的男男女女总该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他们尚未睡眠，胃的工作并不改弱，到半夜里，已经把吃下去的晚餐消化得差不多了；怎禁得那些又香又甜又鲜美的名称一声

“敲锣卖夜糖”/夜间的吃食，除茶叶蛋、热粽子、豆腐干、糖粥、馄饨外，还有圆糖一款，敲锣唤卖，最为孩子喜爱。周作人《儿童杂事诗》曰：“儿童应得念文长，解道敲锣卖夜糖。想见当年立门口，茄脯梅饼遍亲尝。”丰子恺绘图写之。

